

第三三六冊

明倫彙編

交誼典

宴集部

乞貸部

請託部

盟誓部

錢別部

(卷)

三

三

查一六

充一七

七—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目錄

卷一百一十五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交誼典

第六十一卷目錄

宴集部紀事三

宴集部雜錄

宴集部外編



交誼典第六十一卷

宴集部紀事三

金史紀石烈牙吾塔傳塔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以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飲因併食不給使餓而去司農少卿張用章以行戶部過宿塔飲以酒張辭以寒疾塔笑曰此易治耳趣左右持艾來臥張于牀灸之數十李復亨傳復亨爲宣慰使奏乞禁宣慰司官吏不得與州府司縣行總管府及管軍官會飲

侯摯傳摯爲平章事改封蕭國公致仕居汴中有園亭蔡水濱日與耆舊燕飲

元史賽典赤贈思丁傳贈思丁分鎮四川宋將符萬壽擁強兵守嘉定與賽典赤軍對壘一以誠意待之不爲侵掠萬壽心服未幾賽典赤召還萬壽請置酒爲好左右皆難之賽典赤竟往不疑酒至左右復言未可飲賽典赤笑曰若等何見之小耶皆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嘆服

續夷堅志定襄魏仲儀以經童出身得遼陽警巡院

判將復應詞賦舉與同輩結夏課十日一宴集中一舉子物故他日旬會諸人感嘆存歿仍於故人設位少選食至諸人舉匕箸而設位者亦然合座哭皆失聲竟至罷食

輟耕錄林坊田間書載會友人遊山椒云人有殘緣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於目與眞景會則略不加喜母乃貴僞而賤眞耶求樂之眞今日正在我輩春雪既霽春風亦和或坐釣於鵬邊或行歌於嶺外百年瞬息惟樂幾何有核杯盤遂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椒書馳告益勇而前此文殊清新向予避兵雲間酒濱時其地有林泉之勝而無烽燧之虞同時嘉邇者皆文人高士因做司馬溫公故事俾予作約語云百歲光陰萬物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我輩亦風月主人幸居同泗水之濱況地接九山之勝儘可傍花隨柳庶幾游目騁懷節序駸駸莫負芒屨竹杖杯盤草草何慚野蔌山肴雖云一餉之清權亦是百年之嘉話敢煩同志互作邀頭慨元祐之者英衣冠遠矣集未和之少長觴咏依然訂約既動踐言弗替用附於此以見眞率之會不讓遊山之樂也

嘉興林叔大鋪據江浙行省時食墨鄙吝然頗交接名流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則羔殺豕品饌甚盛若士夫君子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大癡作書多士畢集而此品復出捫腹闊步譏諱交作叔大親甚不敢仰視視遂揖潘子素求題其書子素即書一絕句云阿翁作書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會搽大癡笑謂曰好水好山

言達官顯宦也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謝語即僧家懺悔也聞堂大笑而散叔大數日盡出見客人之鄙吝一至於此亦可慨已

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游處也野雲廉公一日於中置酒招疏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杯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偏池亭水閣偏起涼多海榴初綻采采紅羅乳燕雛鶯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富貧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宴賞飲芳醕淺斟低歌且酩酊從教二輪來往如梭既而行酒趙公喜即席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只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此詩集中無小聖樂乃小石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所製而名姬多歌之俗以爲驟雨打新荷者是也瑯嬛記江都王宴客忽大雪寒甚子主剪紅紙爲日帖於壁上頃刻光生射照一室煖於三夏坐客解衣

子主仙人也

無錫縣志楊鐵崖與雲林會飲某所楊脫妓鞋置杯

傳飲雲林大恚而去

江陰縣志李時可名鳳元季居馬歇沙喜結客楊維

楨嘗浮江過其家鳳訪之舟中器黃金犀毗相半也

及鳳燕維楨瑪瑙作詩赤玉盤盛脯白玉斗盛漿皆

盈尺佐酒歌舞又皆絕代維楨爲色動龍鳳中再徵

粟助軍興再以萬石應後竟治巨艦浮海去不知所

終

見聞搜玉張士誠弟士德豪占民田一日雪大作設宴邀門下士請各賦詩有張明善者醉題詞曰漫天塵撲地飛白占許多田地教衆口噉噉吃甚的早知如此誰道是國家祥瑞

列朝詩集楊廉夫游杭州訪瞿士衡於傳桂堂士衡之從孫宗吉年十四見廉夫香奩八題即席倚和俊語疊出其花塵春迹云燕尾點波時有韻鳳頭踏月悄無聲黛眉顰色云恨從張敞毫邊起春向梁鴻案上生金錢卜歡云織錦軒窗閑笑語採蘋洲渚聽愁吁香頰啼痕云斑斑湘竹非因雨點點楊花不是春廉夫嘆賞謂士衡曰此君家千里駒也時席上以騷杯行酒即命製詞宗吉賦沁園春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醞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麝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塵畱跡月地偷期風流到手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上苑祇勸金卮羅靶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廉夫大喜命妓鼓歌以行酒極歡而罷

明外史宋濂傳濂嘗與客飲帝密使人偵視翼日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爲誰僕何物濂具以實對帝笑曰誠然卿不朕欺

秦從龍傳從龍生日太祖與世子皆贈遺或親至其家燕飲

見聞搜玉王方正學偕葉夷仲輩夜登山絕頂飲酒望月劇談千古竟夕不眠因曰昔蘇子瞻與王定國

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

大和劉伯川善觀人陳孟潔楊士奇皆以故人之子入見因雪畱飲命各賦詩潔云十年勤苦事難憊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奇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使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潔笑曰風流進士顧奇笑曰子當大用尚勉之卒如其言豈非詩言志耶

明外史潘簡王模傳模子康王倌煒嗣景泰中數與州官置酒大會巡撫朱鑑以聞帝令諸王非時令壽節不得輒會有司飲酒者爲令

見聞錄陳白沙家在新會兩司往返幾日談論至午刻畱款止魚殮而已家甚清淡

客座新聞崑山葉文莊公盛爲禮侍轉吏侍禮書祠廬姚公夔治宴於公臺賀之及暮復於私第宴葉公公謝曰何勞鄭重姚公曰某鄉里親友千謁者衆煩公垂意公唯唯而已無何姚公進太宰公置酒往賀執杯獻於姚公曰今日送鄉里還先生矣文莊處事之善如此

常熟縣志雅集亭在致道觀北麓令計宗道同沈周楊循吉輩凡十有六人觴咏其處沈周繪雅集圖宗道爲記

太倉州志弘治年間一日會宴靖逸先生宅式齋先生後至諸公方分韻賦詩謂先生曰君當得某韻先生亟索筆賦詩七言律立就始登席前輩風流不可

及矣

賢奕編董損齋公成進士後以差過岳州時劉忠宣公宅憂在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粥饌惟糟蝦無他具公因感省終身持雅操云噫嘻賢諦之相與以有成也豈在情好周洽語意懇款哉雖然亦存乎人耳昔胡絃喙晦庵無雙雞斗酒之共而釀成禁學之福董公顧以是感奮勵修其識豈不遠哉

見聞搜玉張莊簡公悅有言客至留饌儉約適情俯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異林會公梁偉客幹善飲喜啖人莫測其量張英國輔欲試之密使人圍其腹作紙備置廳事後命倉頭視公飲飲幾許如器注偏中乃邀公飲竟日偏已溢別注甕中又溢公神色不動夜半英國具舉從送歸第屬使者善侍之意公必醉坐伺使者返命公歸亟呼家人設酒勞舉謀公取觴復大酌隸皆醉公方就寢英國聞之大驚

史百戶者性嗜飲晝夜沉醉不少醒嘗且謁上官與之語惻然無所答上官怒叱之曰汝醉耶其父聞之遂絕其飲久之病且作吳中名醫莫療有張致和者善於脈理診之曰夜半當絕勿復紛紛及期果欲絕其妻泣曰汝素嗜飲酒今死矣然久不得飲聊薦一杯與爾末訣當死無恨遂啓其齒以溫酒灌之須臾鼻竅綿綿若有息焉又灌之而啓動又灌之而漸甦以報致和致和曰彼以酒爲生酒絕則生絕慎勿藥之當飲以醇酒耳如其言果愈又飲數年乃終

迨旃璫言正德丙子東塘毛公巡按河南華泉邊公

督視學政會飲華泉命承差酌酒勸飲毛公曰承差差矣乎邊公曰副使使之也二公文雅並見

明外史李東陽傳東陽罷政居家購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墨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乃欣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

見聞搜玉一布衣與謝方石契厚以故李西涯閣老器重之邀飲間適有臺諫數人與席置布衣上坐諸客爲之不平有以花酒令難之不堪者罰以巨觥布衣卽答曰園林到處消得酒風雨等閒落盡花諸客竟爲改容

江南通志何唐字宗堯桐城人正德辛巳進士少孤貧沉潛有大志以斯道自任嘗布袍蹣跚過大司寇錢如京第京方宴客帷錦綺觴金玉聞唐至易以練繒瓦缶乃迎入其爲人所嚴憚如此

明外史吳嶽傳知廬州時王廷守蘇州以公事遇京口嶽召爲金山遊攜酒一瓶肉一斤菜數束廷笑曰只是乎嶽亦笑曰吾兩人食足矣懼竟日而還

李中傳中守官廉自廣西歸欲飯客貸米鄰家米至又乏薪將以浴器鑿會日已暮竟不及飯而別

張居正傳居正還朝所過郡邑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吳中善庖者名募且盡道經襄陽襄王出候要居正宴故事雖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具賓主而出過南陽唐王亦如之

沈鍊傳鍊爲錦衣衛經歷鍊爲人剛直嫉惡如讎然頗疏狂每飲醉輒箕踞笑傲旁若無人錦衣帥陸炳善遇之炳於嚴嵩父子交至深以故鍊亦數從世蕃

飲屢忤世蕃世蕃以酒虐客鍊心不平輒爲反之世蕃憚不敢較

列朝詩集汪道昆字伯玉歙縣人伯玉以襄陽守遷臬副丹陽姜賓以翰林出提學四川道經楚省會飲于黃鶴樓伯玉舉杯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衆皆愕眙姜亦唯唯而已數日會錢伯玉又大言如初姜笑而應之曰

訪問蜀中胥吏秀才中並無此人想是臨考畏避耳衆爲闐堂大笑伯玉初不以爲愧此事殊可笑笑林也

郭第字次甫長洲人嘉靖戊午寶應朱子价爲南主客建康顧孝常在太常何元朗方去翰林姑蘇文德承黃淳甫避寇客留都次甫至自泰山與金子坤及

孝常諸弟爲文酒之會篇篇傳播海內以爲美談賢英編方司徒純有郎差臨清者諄諄誨之曰往聞薦紳過此者必具豐饌華燕今民窮極矣如此皆膏脂非爾我所藉以奉人面皮者召同鄉中士紳飲序以齒列不論官座中常有進士以齒加於京堂上者

具常惡草而情固款洽也

塵餘萬曆初江陵張相與司禮馮內使交驩甚一日會飲蒲州張相與焉江陵爲令曰一枝紅杏出牆來裏面也好外面也好司禮曰杖藜扶我過橋東我也靠你你也靠我蒲州曰滿地榆錢不當饑這也使不得那也使不得

列朝詩集屠隆字長卿遊遊吳越間尋山訪道嘯傲賦詩晚年出野江登武夷第八閩之勝阮堅之司理晉安以癸卯中秋大會詞人于烏石山之鄰霄臺名

士宴集者七十餘人而長卿爲祭酒梨園數部觀者如堵酒闌樂罷長卿幅巾白衲奮袖作漁陽摻鼓聲一作廣場無人山雲怒飛海水起立林茂之少年下坐長卿起執其手曰子當爲搥鼓歌以贈屠生快哉此夕千古矣

魏之璜字考叔上元人業丹青以餬口取給於十指不以干軒車過訪不一報謝惟招之飲酒則往清言獻酬坐無考叔不樂也

中州野錄樂平彭福字綬之舉進士守泰州爲人剛介自守以直道忤於部使者而歸時寓都陽有故舊新登進士第者歸饒綬之具酌邀之值微雨果速不至綬之遺以詩云倘來名利若游塵何事痴兒太認真咫尺泥途行不得山陰雪夜是何人人多傳頌之

德涵之習大小會必呼伎樂置連宿飲至著之詞曲不以爲怪若吳中舊有之則大槩若察制籍不堪復收者旣而聽用在告諸公亦染指矣又旣而見任陞遷及奉使過里者復調劑矣乃至居喪亦輕緼白紵左州侯右夏姬以縱游湖山之間從人指目了不知

忸嗒呼異哉

余在山東日待郡守禮頗簡畱飯一次彼必側坐雖遷官謁辭送之階下而已遣人投一刺亦不答蓋其時皆然其後復起累遷山西按察使一日清軍提學二道偶約余同宴二郡守升官者置酒於書院余甚難之第令列名與分而辭不往乃聞具糖席張嬉樂具賓主縱飲夜分而罷頗以爲恠後問之余弟乃知

近日處處皆然不以爲異也

明倫彙編交誼典第六十一卷宴集部

第三三六冊 之〇二葉

余初任山東時布按二司後堂無雷郡守坐者雷之坐則必於私衙雖設飯無害而起官至山西泉則自守以至梓理無不雷坐後堂者矣當時撫按不雷郡守令坐司理縣令行取亦只立待茶而已今兩直隸至雷飯矣聞之各省尚不盡然

賢奕編黃憲副公卷解綬歸性故孤介惻怛而甚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饋鼻衣治具具無兼味治畢乃盥手更求出率以為常耿先生一日偕元乎周進士候公歡甚縱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熟矣請割時劇談方適公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供饌出截助狼藉不為意也先生退謂元乎曰吾與子今幸游義皇世矣相與嗟嘆不置云

浙之長興里人某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其從父一日飲諸姻呼孝子侍嫗多豪貴人饌具腆甚孝子時時左右盼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裹納袖中紙盡袖盈盈矣酒酣主人出金厄飲貴客貴客不勝酒置厄樓簷間覆以瓦先問歸俄侍者報亡其厄衆客約曰請急局戶令人祖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澀也倉卒不得計即謬曰由我無何貴客憶前厄乃折簡主人語以其故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厄矣顧若何苦自誑負不遵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謹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大詬我且重為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乃召前上客遍語之

曰是子如是如是吾終不忍使孝子無以為悅分其產令得終奉母焉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道卓立名重一時豐城侯李公隆居守於先生最所敬重過其第必留宴宴或以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嘗一日之常以拇指掐中指自持翊且眎其指甲痕猶在惟恐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此其所以模範多士云

劉公仁宅常與同僚約過除歲各具一肉一蔬或具肉二豆酒一壺同僚深訝其奢

江寧府志武响號橙墩深水人家金陵富而好學能仗義响有妾蘇氏善持家嘗宴客失金杯一隻諸僕驚索蘇氏曰無容覓已收入矣客去謂响曰杯實亡去然公平日好客任俠豈可以一杯之故而令座客不歡乎响善其言

百可漫志近日翰林諸公飲宴有供湯未至欲去且留者席尊出題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諸公破之皆不喻其意只如本旨席尊曰皆不是諸公曰如何才是曰只是等湯滿坐捧腹

宴集部雜錄

詩經幽風七月章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小雅常棣章儉爾籩豆飲酒之既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六月章吉甫燕喜既多受社來歸自鎬我行未久飲御諸友匪醴醴俟誰在矣張仲孝友

正月章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婚姻孔云念我獨今憂心慙慙

楚茨章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徧也

禮記孔子燕居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揚子修身篇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華實副則禮

詩小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德歸厚矣

焦氏易林訟之大過啞啞笑言與喜飲食長樂行觴千秋起舞拜受大福

漢書文帝本紀文帝即位詔酺五日注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主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抱朴子暢元篇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顏氏家訓風操篇嘗有甲設燕席請乙為賓而且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往時以為笑如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譚子化書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為大享豈在乎簫韶也

封氏聞見記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有虎變為人唯尾不變須為燒尾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授如虎得為人本尾猶在脫體既合方為焚之故云虎尾一

云新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貞觀中太宗
嘗問朱子奢以羊事對

朝野食載真臘國在驪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設櫝
椰龍腦香合屑等以為賓宴

全唐詩話李肇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比為下第舉人

邇來漸侈靡皆為上列所占向之下第舉人不復預

矣所以逼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

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為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

遇三清樂行從應妨一日春救下後人置皮袋例以

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

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攜酒器行其皮袋狀元錄事同

點檢闕一則罰金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闌闔為之半

空公卿家率以是日揀選東牀車馬闐塞莫可殫述

清異錄廣席多賓必差一人慣習精俊者充甌宰使

舉職律衆

涑水家儀凡父母有疾子不宴遊

談苑都人士女正月十五後乘車跨馬郊野中為探

春之宴

聞見前錄洛中風俗歲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雜花

盛三月牡丹開于花盛處作園囿四方伎藝畢集都

人士女載酒爭出擇園亭勝地上下池臺間引滿歌

呼不復問其主人抵暮遊花市以筠籠賣花雖貧者

亦戴花飲酒相樂

清波雜志合堂同席以觴客客非其人則四座僅不

洽而飲易醉反以應接為苦選詩從軍有苦樂但問

所從誰或欲易從軍為飲酒飲酒欲權無由自醉得

勸則沈湎勸尤在乎勸伯辭遜之間五十年前宴客

止一勸今則巡杯止三勸則無算顛仆者相屬不但
沈湎而已亦見風俗隨時奢儉之不侔然一席歡洽

全在致勸辭受之際若杯行到手不留殘氣固豪矣

于留連光景似欠從容是皆少年態度老夫夫何能

為

讀書雜抄詩幣帛僅注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

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曰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

侑賓勸飽之幣昭五年楚薳啓疆曰宴有好貨殮有

倍鼎人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注宴飲以貨為

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熟食為殮陪加也加鼎所以

厚殷勤賓至逆勞之於郊去則贈之貨賄

嬾真子今之同席者皆謂之客非也古席面謂之客

列座謂之旅主謂之獻客謂之酬故宋享晉楚之大

夫趙孟為客注云客一座所尊也季氏飲大夫酒臧

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名悼子降

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注云獻酬禮畢而通

行為旅然則古者主先獻客客復酬之然後同席皆

飲不如今之時不待獻酬而同席皆飲也

國初號令猶有漢唐之遺風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三

日天書降大赦改元東都賜酺三日此蓋漢遺事也

漢律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故漢以賜酺為

惠澤令得羣飲酒也酺音蒲注曰王德布於天下而

令聚飲酒食為酺或問賜酺起於漢乎僕對曰趙世

家載武靈王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則自戰國時已

至托盤下請書安排坐次尊前執事歌說勸酒謂之

白席人總謂之四司人欲就園館亭榭寺院遊賞命

客之類舉意便辦亦各有地分承攬排備自有則例

亦不敢過越取錢雖百十分廳館整肅主人只出錢

而已不用費力

稿簡贅筆唐人酒戲極多釣鰲竿堂上五尺庭中七

尺紅絲線繫之石盤盛諸魚四十品逐一作牌子刻

魚名各有詩於牌上或一釣連二物錄事擇其一以

行勸罰焉又有採珠局格與釣鰲實同而名異後人

復以名易魚李建中謙謂金吾巡使虞候之名不雅

馴乃易以畢卓等古善飲酒人名趙昌言為之序又

有勸酒燭酌酒之分數為勸每詩狀人之形如體之

肥瘦髭之多少所好尚伎藝分為賞罰詩皆有味其

言大抵皆出於釣鰲詩海底仙鰲難比儔黃金頂上

有瀛洲當時龍伯如何釣虹作長竿月作鉤請以流

霞格勸登科人十分餘皆類此今不復見為此戲者

人但傳其詩圖其罰格今酒仙投曼倩亦其遺製也

傳講雜記今人以往來宴會書問為徒費日力不若

省之是未知先王治人道之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以有禮樂相交接之道故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雖

然有恩以相與此其所以講信修睦而免於爭奪相

殺之患者常消禍於未萌也

中山詩話唐人飲酒以令為罰韓吏部詩云令徵前

士爲舉首者其黨人意侮之會其人出令以字偏傍爲率曰金銀釵鋪次一人曰絲綿絢絹至其黨人曰鬼魅魍魎魍魎俗有謎語曰急打意圓慢打慢圓分爲四段送在宴前初以陶瓦乃爲令耳

延漏錄凡飲以一人爲錄事以糾坐人須擇有飲材者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戶也

墨娥漫錄越俗飲宴即鼓盤以爲樂取數圓盤以廣尺六者抱以著服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爲節奏舞者應節而舞

倦游雜錄桂州婦人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名至親者合宴置酒而啗若不預者必致忿爭

石林燕語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催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爲平聲文士亦或用之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樽須用管絃催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瓊爲相以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然唐小人說所載與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宴之爲燒尾舉韋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湜復舊官中宗皆令於典慶池燒尾則非獻食天子也其解燒尾之義以爲虎豹化爲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燒之乃成人猶人之新除必樂餌燕客乃能成其榮其言迂誕無據然謂太宗已嘗問朱子奢則其來蓋已久矣近世獻食天子固無是而朋僚以音樂燕集亦未之講也

老學菴筆記前輩置酒飲客終席不襯帶毛達可守

京口時尚如此後稍廢然猶以冠帶勸酬後又不講紹興末胡邦衡還朝每與客飲至勸酒必冠帶再拜朝士皆笑其異衆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

朱子語類因言仁宗朝講書楊安國之徒一時聚得幾個朴鈍無能之人可笑先生曰此事緣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子美梅聖俞之徒

此輩雖有才望雖皆是君子黨然輕佻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時許公爲相張安道爲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蘇子美又杜祁公增杜是時爲相蘇爲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

賈故紙錢爲飲燕之費蘇承例賣故紙因出已錢添助爲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願與而蘇不肯於是盡招兩軍女妓

作樂爛飲作爲傲歌王勝之句云飲倒太極遺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這一隊專探伺他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於是韓魏

公言於上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爲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勿聽仁宗怒少解而館閣之士罷逐一空

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能相子美除名爲民求不叙復子美居湖州有詩曰不及難竿下坐人言

不得比罪人引赦免放也雖是拱辰安道輩攻之甚急然亦只這幾箇輕薄做得不是縱有時名然所爲

如此終亦何補於天下國家耶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弊這幾箇承意旨盡援引純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時張安道爲御史中丞助呂公以攻范

鄭氏家範親賓會聚若至十人不許于夜中談宴時有小酌亦不許至一更盡則不拘

岳陽風土記岳州自元正獻歲鄰里以飲宴相慶至十二日罷謂其日爲雲開節

湖湘間賓客燕集供魚清羹則衆皆退如中州之水飯也

溪蠻叢笑秋冬之交聚飲以樂名喫鄉容齋續筆王戎詣阮籍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

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此事見戎傳而世

說爲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雖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

醉二者稍不同公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顧不蒙一杯於人乎東坡詩云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蓋用前事也

春渚紀聞吳興溪魚之美冠於他郡而郡人會集必以斫鱸爲勤

鼠璞摭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團司年最少爲探花郎本朝胡旦榜馮拯爲探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寬夫詩話亦言期集

擇少年爲探花是否國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探之本非貴重之稱今以稱魁魁不知何義東軒筆錄謂期集選年少三人爲探花使賦詩照單余中爲狀元乞罷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從之恐因此詔爲第三人

西嶠常言酒用于饋祀醴集以成禮若常飲則商刑所傲彝酒則周誥所戒况居官必有職業處家亦有應酬無故日飲則神昏思亂安保其不舛謬哉君子制之有節焉惟賓饗則一晝餘非燭後不舉醢

金史阿里補傳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爲樂輟耕錄俗稱四司六局者多不能舉其目古杭夢游錄云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亦有之常時人戶每遇禮席以錢倚之四司六局皆可致四司者帳設司廚司茶酒司臺盤司也六局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凡四司六局人祇應慣熟便省賓主一半力

觴政述容齋隨筆云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散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散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余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擲自手出而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于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散于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幟令閃壓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戲云以上皆洪說余謂酒令蓋始於投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而勝者飲不勝則罰後漢賈逵亦嘗作酒令唐世最盛樂天詩如籌插紅螺碗航飛白玉卮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碧籌攢米碗紅袖拂散盤之句不一特如洪所云本朝歐陽文忠公作九射格獨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於適然其說云九射爲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中虎上鹿下雕雉猿居右鴈兔魚居

左而物各有籌射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爲羣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爲酒禍起爲爭爭而爲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爲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誚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恥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以息爭也終日爲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蓋射實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凡今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熊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中再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則飲籌而復探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爲樂而不厭也周文忠謂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陳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紙帖子其一書司舉其二書祕閣其二書隱君子其餘書士令在座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祕閣則助司舉搜尋隱君子進於朝搜不得則司舉并祕閣自受罰酒後增置新格聘使館主各一員若搜出隱君子則二人伴飲二人直侯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罰酒注云聘使蓋實其能聘賢之義館主兼取其館伴之義唐有昭文館學士時人號爲館主人又云祕閣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用其言亦不得爭權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司舉不用己言而辭同罰也然則倍罰司舉祕閣既探得即各

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違先罰一觴司舉祕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五搜餘人探得帖子並默然若妄宣傳聞巨觴別行令昔人集載潘家山同章衡欽大行令探得隱君子爲章衡搜出賦詩云吾聞隱君子大隱塵世間道義充諸中測度非在顏竟帝神且知知人亦孔艱勉哉二祕閣賢行如高山近李寶之作漢法酒云漢法酒立官十日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中曰中書令曰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司隸校尉者持節錄舉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者則太守以依幸誦睡即得罪劾及侍中則司隸去節劾及京兆尹則上愛其才事留中不下皆別舉劾丞相司直則劾之劾列卿則列卿自訟廷辯之罪其不直者劾丞相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相御史亦得罪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皆望風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劾司隸以不具彊禦後若有罪以贖論若汎劾而及丞相御史者罪司隸劾及中書令者事雖留中酒泉太守亦自劾劾及中書令者侍中自劾諸劾自劬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郵協律都尉歌以餞之劬及協律者下之臺臺絃歌詩爲新聲而求幸又書其後云右酒令也官用漢制爲之集者止九人則缺京兆尹八人則缺侍中七人則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六人則缺司直當飲者皆卽飲之或未舉飲者亦可計集者之數以爲除官之數每官飲者予一算除官既周視其算以爲飲齊三算者卽飲之二算者與其算等者決之一算則留以須後律令載所不及者比附從事云館閣有小酒令一卷慶曆中

錦江趙景撰飲獻助勸三卷元豐中安陽寶鼎撰酒令在焉酒箴詩一卷皇朝知黔南縣黃鑄撰詩百首

爲簋使探得者隨文勸酒鑄字海器柳州人釣鼈圖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爲鰲魚之屬作水中釣之以行勸罰凡四十類各有一詩又有采珠局亦此類序稱

撰人爲王公不知其名凡三十餘數亦各有一詩又有投臥覺人格皇朝李庭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阮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太白樂天爲目蓋與陳李之格大同小異特各更其名耳投壺

經唐上官儀書奉勅刪定史道元續注蓋集周顒郭同梁簡文數家之書爲之司馬文正公更以新格舊書爲之盡廢晁子正侍郎公武郡齋讀書志又有木射圖一卷云唐陸秉撰爲十五筭以代候擊毬以觸

之筭飾以朱墨字以貴賤之朱者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濫者負而行賞罰焉亦此具也梁王魏帝金谷蘭亭又皆於遊宴之際

以賦詩作賦不成者罰酒高似孫緯略已詳此不重出

蘇孟淑曰聞古人凡筵既設佐史是臨故衆偶敵觴則終宵競譴而一人司政滿座無譁若夫藏闔射覆折字聯篇亦足以禁沉湎之思發才情之致矣昔之觴政可無述云

見聞搜玉蘇明允至京韓忠獻置酒私第與歐陽諸執政同飲明允席間賦詩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一座爲之敬服夫明允一布衣也乃若是士其可以文章道德自任

酒譜詩雅云人之齊聖飲酒溫恭又云既立之監或

佐之史然則飲之立監史也所以已亂而備酒禍也後世因之有酒令焉

史記紂及齊威王晉書王道士秦符堅王悅皆爲長夜飲

家則一江右士大夫家燕會絕希惟冠婚乃延親朋歲時享祀則會家族品物亦簡約非大禮不用鼓樂若戲劇則絕無之此風俗最敦朴近古矣竊謂親朋

遠來則當具飯冠婚祭享因事而會人必親戚故舊物必隨力禮必可常或款叙情素或商較事理心乎義洽即鼓樂猶厭喧雜何况作戲作戲一事猖狂妖

冶於禮俗俱無益而賓主一席之權乃在是甚無謂也大抵情偽則文繁有弊則事侈士大夫以耳目相安不復反求所學且有以古議相笑而作偏時弊者

尚望其述作前修正世訓俗嗚呼其難乎

一古者以膏粱爲鄙蔬茹如爲賢肉食乃富貴之供兼味豈家常之素至於宰殺尤屬饕餮吾徒自顧功能兼圖作法日用口腹當有節度至於相知偶過隨有而設雜具園蔬稍加於自養不脫乎家風事則美矣

若特束設客酌於豐約第取可常於客不爲涼於我不爲媿禮至情周何辭見慰脫有權豪之客過責豐儀彼或能尊俎風波謹當以貧率辭謝宋張文節公

知白爲相自奉清約所親或規之公曰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

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公此

意自是遠圖不是公孫千譽吾郡張莊簡公悅國朝名臣也晚歲歸閒常書揭屏閒曰客至設饌儉約適

情銷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代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范竹溪集今人濫于匕箸有以一杯酌而費中人一歲之需消耗物力暴殄天物莫此爲甚嗚呼一飽之外皆剩餘也軍餉君子大家務從省約可也品餚以精潔堪食爲度不必備物不必多設不必特殺坐席

正午速止一次不須秉燭不用娼妓不必苦勸非盛宴不宜響器戲樂不用圍屏坐褥不設箸籤不用圍礫薄暮告散不宜流連夜飲分爲盛筵特集常集小集四等

陳幾亭集已送仲女至吳氏與子往先生約曰五菓一盒二湯二點單味八簋添碟十二此外糕糖花單間案等物及攢盒用二用四俗例浮費一切罷之

風云每食四簋小雅云陳饋八簋古之饗賢以四爲隆朝宴以八爲極况在士民而可踰之司馬溫公所謂會數而禮動物約而情厚遵之當自我輩始行之當自今日始

賢奕今人飲饌務尚豐腴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入口無幾堆盤累碟深杯大瓢祇以厭飫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

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般止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動物薄而情厚

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即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悽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

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

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

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

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

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

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

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

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

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

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

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

也文路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問一日今人盡少思此事惜福養財不細楊文貞公士奇以元宰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參政者風駛舟上下則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令先日候無耗翊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聯寢語達旦自常廩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隻雞束薪相辭受其簡易如此

章文懿公懋嘗謂門人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居家畱客止用一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畱飯止一肉一菜雖不之公府必回訪舟次有所相遺必答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可法云讀書鏡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過五謂之眞率會子瞻在黃州與鄰里往還于瞻既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葉石林云山居饌具不時得吾又不能多飲乃兼取二者而參行之戲以語客曰古者行賓客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其殺也施之各有宜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特會者用溫公以當燕遇所當用必先舉以告客雖無不笑然亦莫吾奪也近如吳越之俗水陸餽飣至客散而饌不止使司馬東坡見之當推案不食矣

太倉州志滄江風月樓在城北巷口相傳楊鐵崖張伯雨嘗游讌其上

楚雄府志和泥種落名飲酒以一人吹簾笙爲首男女牽手周旋跳舞爲樂

宴集部外編

異苑東陽徐公居在長山下常登嶺見二人坐於山崖對飲公索之二人乃與一小杯公飲之遂醉後常不食亦不饑

樹萱錄王縉嘗讀書嵩山有四叟攜榼來相訪自稱木巢南林大節孫文蔚石媚虬高談劇飲既醉具化爲猿升木而去

潛居錄昔有人好客夜夢有佳賓至喜甚詰旦汛掃以待果有一客至談論甚旨已問主人平生何者最好主人曰好彈方取弓理絃客遂化爲雀飛去後人因呼雀爲佳賓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交誼典

第六十二卷目錄

乞貸部彙考

禮記 王制

周禮 地官泉府

乞貸部總論

禮記 少儀

宋袁采世範 論假貸

呂豫石集 廣嚴禁假借

乞貸部藝文一

爲人與蜀城父老書二首

上郎都督啓

謝江陵借宅啓

乞筍於廖宣叔頌

與馮開之

乞貸部藝文二 詩詞

就蒲州使君乞酒

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

寄江滔求孟六遺文

溪上要一隻白簾扇蓋頭垂釣去年就節推待

御請之蒙惠一柄紫花紋者雖則鱗華具其紕

薄不及清源所出因就南郡陳常侍請之遂成

拙句

友人許惠酒以詩徵之

寄王璠侍御求蜀箋

乞酒

寄衛拾遺乞酒

乞新茶

春社從李昉乞酒

乞笛竹栽於李少保宅

問人丐酒

次韻和不疑借書鄰幾遇其寢

寄題玉筍觀兼簡道正求逐馬草

從張仲謀乞蠟梅

簡江子之求茶

從張聖塗乞石

求劉知錄澄泥香爐

雪中簡次蕭求團茶

從聖集乞黃巖魚鮮

借書一首別薛子長

答曾伯玉借長編

夏日從陳宗之借書偶成

客中從厚祿故人乞米

乞石菖蒲

從人借琴

徐夢弼以詩求蘆服輒次來韻

從趙敷道覓石榴

戲答侯威卿覓墨

杜善甫乞炭

西域從王君玉乞茶

題趙德輝宣慰代友人償債卷

寄周平叔先生就求蒼耳子

前人

前人

宋李濤

邵雍

前人

沈遘

郭祥正

黃庭堅

晁冲之

李昭玘

鄒浩

前人

范成大

陳傅良

黃幹

張戈

王琮

釋如壁

金宇文

劉迎

元德明

劉從益

劉勳

元耶律楚材

陳思濟

成廷珪

借琴

寄陳以可乞米

乞貓 以上詩

漁家傲 從叔父乞熟紅棧 以上詞

乞貸部選句

乞貸部紀事

乞貸部雜錄

乞貸部外編

交誼典第六十二卷

乞貸部彙考

禮記

王制

大夫祭器不假

陳大夫有田祿則不假借祭器于人無田祿者不

設祭器則假之可也

周禮

地官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以其賈買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訂史氏曰民之急莫急於喪祭闕則貧者號呼乞

貸而無所今官給其物以應之立其期使償之初

無息也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註 貸者謂從官借本 訂 陳止齋讀服如服公事之

服謂民之貸者還本之後更以服役公家幾日爲

息

乞貨部總論

少儀

爭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不哀采世範

論假貸

歷族親戚鄰居其貧者纔有所關必請假焉雖米鹽酒醋計錢不多然朝夕頻頻令人厭煩如假借衣服器用既爲損污又因以質錢借之者歷歷在心日望其償借者非惟不償又行行常自若且語人曰我未嘗有纖毫假貸于他此言一達豈不招怨怒

假貸錢穀實令還息正是貧富相資不可闕者漢時有錢一千貫者比千戶侯謂其一年可得息錢二百千比之今時未及二分今若以中制論之寶庫月息自二分至四分貸錢月息自三分至五分貸穀以一熟論自三分至五分取之亦不爲虐還者亦可無詞而典質之家至有月息什而取一者江西有借錢約一年償還而作合子立約者謂借一貫文約還兩貫文衡之開化借一秤禾而取兩秤浙西上戶借一石米而收一石八斗皆不仁之甚

有輕于舉債者不可借與必是無藉之人已懷負賴之意凡借人錢穀少則易償多則易負故借數至五石借錢至百貫雖力可還亦不肯還寧以所還之資爲爭訟之費者多矣

凡人之敢于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也不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譬如百里之

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皆辦若欲以今日之路使明日并行雖勞苦而不可至凡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餘而積在後者無不破家也切宜鑒此

一應親戚故舊有所假貸不若隨力給與之言借則我望其還不免有所索索之既頻而負債冤主反怒曰我欲償之以其不當頻索則姑已之方其不索則又曰彼不下氣問我我何爲而強還之故索亦不償不索亦不償終於交結怨而後已蓋貧人之假貸初無肯償之意縱有肯償之意亦何由得償或假貸作經營又多以命窮計拙而折閱方其始借之時禮甚恭言甚遜其感恩之心可指日以爲誓至他日責償之時恨不以兵刃相加凡親戚故舊因財成怨者多矣俗謂不孝怨父母欠債怨財主不若念其貧隨吾力之厚薄舉以與之則我無責償之念彼亦無怨于我

呂豫石集

廣嚴禁假借

愚嘗謂多言則多枝節多事則多口舌多營則多怨惡故以節言省事寡營爲主然而有借者有更借夫借者有因而借者有無因而亦借者每見鄉紳一而借者且百矣借者百而羅借之害不啻百矣君子不借人亦不爲人借矧愚綿力無可爲借亡論清議所共棄而三尺亦可畏也執法之吏願施以一切而羅其害者其據理直之或以告我吾將破其僞以直汝

乞貨部藝文一

爲人與蜀城父老書二首

唐王勃

蓋聞天地作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嶽薦靈不能改窮通之數豈非聖賢同業存乎我者所謂才榮辱異流牽乎彼者所謂命是以龍驤驥時伊周成羽翼之功含稊藁藜顏冉困棲遲之病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吉而終凶事不可量功未必定則知洪濤未接長鯨多陸死之憂曾風未翔大鵬有雲傾之勢池鰲井鮪亦將鼓鱗而輕之田鳩野鷄亦將奮翮而侮之及其衝溟渤接扶搖吹波則江漢倒流騰氣則虹霓掩彩摩赤岸負蒼天然後知其力焉吁韓信之無津也昌亭之一餓夫耳馬卿之失路也臨邛之一食客耳武不足以服衆文不足以動時長劍屈於無知洪筆淪於不用泊乎雄圖蹕運至尊納背水之謀麗藻升朝天子賞凌雲之作威加海嶽聲振廊廟彼淮陰之俠少成都之遺老也又焉能知遠近哉是以鑒物于聲不于成賞士于窮不干達是知卞和之得玉也精存於岸谷之間張華之得劍也氣發于星辰之際夫豈琢磨成器然後知其寶剗斷爲能然後知其用哉仰惟鄉者等並玉山高族金堤勝侶列子弟于干城耀衣冠于百代或以風雲去國公孫躍馬之年鐘鼎從王諸葛攀龍之日門庭相接離薨將綺棟連陳機杼相和鳳攝將虬梭交響金漿玉饌食客三千綠幘青裳家僮數百冲襟渺識人多江漢之靈麗藻華文代有雲泉之氣北齊開敞南館虛閑詩酒同歸琴書合契忘機得意恥嵇阮之交疎虛席延賓恨原常之客少實煙霞之數澤風月之津梁者乎劉仲文之遠識

不以乾沒諸梁城閭仲叔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雖其已沒生氣猶存况乎屬宇宙之明當天下之泰不能俯拾青紫高視縉紳攀北極而謁帝王入南宮而取卿相脅肩側足求哀鍾釜之間低首俛眉取齊斗升之末嗟乎誠下官所以仰天漢而驚涕臨江山而慷慨者也但時可以未過道可以未行志願可以未成功業可以未就古之才足以輔王業躡跡屠釣之間功可以濟巨川藏身版築之下百里奚之負販陳湯之丐貸而孔于庸者哉此僕所以駿奔于顧盼之餘自致于恩光之末也且夫精神所感尚動神明意氣相交豈慚車馬倘能投心季子遙存素紵之恩援手應侯先立綈袍之贈豈人之情也能無報乎方今白藏絡序朱律謝期天高而林野疎候肅而江山靜輕蟬送夏驚晚吹于風團旅鴈乘秋動宵吟于露渚絲織成于南畝抗稊被于東阡時計有儲願履多福下官薄游綿載飄寓淹時歡賸相仍憂虞自積陟梁鴻之峻嶽何暇長謠臨阮籍之長途唯知慟哭庶憑賜給以濟飄危輕訴短懷佇流嘉耗

二

蜀都廣鎮岷嶺粵壤山分玉宇水向金陵景貺有期英靈間出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夫神有可通渌波驚亡柱之音道有可符元霜叩九鐘之節豈道窮精秘妙聽察于無聲理實香冥元應通于不測波流柱響波無入柱之因霜落鐘鳴霜非叩鐘之具矣况乎言忘意得臭味相求目擊道存神明已接鄭僑之達吳札無謂殊方阮籍之對嵇康自然同氣僕雖不敏嘗從事于斯矣嘗謂董猶不共器最覺不比翼是以類

乎方者按風雲於千里垂乎類者起山川于一面抑嘗聞之士之生也其跡可擯而道不可藏其身可辟而志不可奪其有拂衣投簪遁形滄海之隅裂裳裹足獨立高山之頂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以鐘鼎為芻豢以衣冠為繆越方欲策鸞鳳而撫雲英鞭虹霓而採烟液其次排玉闥詣金門成賈誼之謀樹終軍之策因機入務素懷將相之門沐露沾霜擁驛公侯之室然則拾青紫于旦暮取功名于俄頃演文物而動寰中騰聲名而振天下若下官者可謂慙二途矣而敏手長提強顏高視低心于蹇蹇之辰忍恥于惛惛之日者哉渭濱釣釣鷹揚之業未萌淄渚滄鴻漸之資蓋寡及其舉窮運接靈期乘雲雷而清八極和陰陽而調萬品則知冥機所運吉凶在倏忽之間元命所移飛伏于斯須之際以日月自至聊復爾耳方今炎風謝節爽候開辰風高而宇宙清霜下而亭郊肅歸雲止鴈流曙響于東津落照開鴻寫晴規于北岸螢疎夕砌蟬促朝林感序緣情故豐寄賞僕一遄秦隴再草炎涼戒征軸而無因指歸途而有倦故鄉超曠會山重復吳宮尚遠頻驚去燕之心楚峽猶賒已下聞猿之淚徒以風猷未隔道義相存幸承知己之心稍緩他鄉之思昔者虞公再見懸光白璧之前季布一言猶定黃金之諾况乎交已成于杵臼道已茂于金蘭希照窮途遠流嘉貺若使恩裁口腹空留安邑之實惠闕始終取恨昌亭之客

上郎都督啓

前人

某啓某聞古之君子重神交而貴道合者以其得披心胃而盡志義也是以叔牙苟在管仲分多而不食

無知尚存陳平受謗而非罪何則達其趣者能申其迹收其大者能讓其細也今某東鄙之一書生耳少懷耿亮頗慕高烈俛仰相得則屠博可遊造次不諧則軒冕異路蒙君侯國士之遇受君侯長者之禮纔談諸殷勤海誘今有情而不告是不盡也有窘而不託是有疑也將恐季布無侶于後葉孫臏獨稱于千古嗟乎可以竭誠矣敢不盡言乎勃家大人天下獨行者也性惡儲斂家無擔石自延國讎遠幸邊隅常願全雅志于沒齒揚素風于下邑而道里遙資糧糈鮮秩寡鍾金價盈數萬此某所以側目扼腕臨深履薄庶逢知己之厚以成大人之峻節也古人有言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又曰損有餘補不足于君侯何如哉然則定其交而後求敢無愧已易其心而後語夫何飾讓服給之義既惟其常厚薄之差伏希俯訪輕塵視聽伏增兢惕

謝江陵借宅啓

羅褒

某啓伏以衰荒屏風掩華路今飄離曳果果在于朱門而握髮何妨于白屋伏蒙令公獎以來能擇地去俟朝天恐馬援之災氛寧逃漏濕念揚雄之風雨須託軒幃特借華居俾安滯跡况復牀分上下器備圓方障錦飄紅則土皆被繡幕雲浮翠則木鮮呈材愛忽異于吾盧誤將同於君室遂得彌寬後更盡依劉宛如夫子之牆不在隸人之館揣循涯分并載恩光家雖喪而狗已如歸關欲度而難不難學館開碣石略爲鄒衍之身臺認章華末荷楚王之德下情無任感遇激切之至伏惟俯賜鑒察謹啓

乞筭於慶宣叔頌

宋黃庭堅

龍脫骨掉蒼尾餘戢戢漫蛇虺葉雨中心爛死攜長
鏡戴資子可盡髮猷左耳

與馮開之

明屠隆

去年大潦歲饑不登入春連雨三月菜麥俱萎死斗
米一錢有奇海錯亦并踴貴拉海民人十室九饑村
落山澤之間草無畱根樹無完皮城市衣冠子女牽
連行乞甚或度不能活維經于梁畢命河伯而富貴
豪右自多其困廩厚積深藏日增索高價風景慘苦
言之使人酸鼻弟家僅有穀數十鍾諸兄諸姊及諸
子姓中表家枵腹而人待哺日相聚一室其嘆此脫
粟脫粟有限人饑無窮一老姊以病暫歸歸臥數日
即數日餓矣急以哺米餉之而生平故舊窮交復時
時相向道民義不忍獨飽誓與衆生分苦惱計已無
復之富家獨擁饒裕坐視生靈之窮而惟思乘時射
利道民目擊時艱若處鉞鉞之上而智計莫可如何
獨不念五濁衆生諸苦皆從自身惡業而生現在之
貧窮而餓死悉過去之富貴而慳貪者也目今得意
曾不利那轉瞬之間溢焉銷滅墮爲焰口生爲餓夫
鑒鑒如此若曹且不信有今生來世之理快意目前
而足則亦無如之何矣若使富貴家盡好慈悲盡行
施捨以衆富濟衆貧何憂百姓饑餓奈何必不能然
所以業深而根損因在而果成展轉反覆以積此輓
輓之劫也夫上帝主張劫世者帝豈好造是劫以楚
毒衆生哉皆衆生之惡業自取之不能逃也弟身既
隱矣遜于人外乃復以人世疾苦望諸曾懷累伏累
起妨我淨業漆室憂魯楚不恤緯足下得無笑其私
憂過計耶雖然東救以如傷爲愛西方以平等爲慈

學道人即息景蒲團那得便秦越衆生了不關念假
令一朝而化離板蕩道民雖攜妻孥雞犬入山谷猶
恐邏者熏而出之寧得晏然偃臥長松修竹之下乎
弟頃者深欲渡江與足下相見圖舉糧同如京口訪
聶仙翁於烏衣乃去年聶翁云日下丹房未就秋以
爲期而饑殍滿路道里頗艱故不敢輕出遣使往候
仙翁便訊足下足下通者起居何似六時行道當遂
精進幸示其狀處長孺醇白是我輩人須與朝夕綢
繆仲仁辯才無礙大似維摩詰猶惜其舌端太縱橫
多知爲敗多言數窮此兩言者夫夫項門鍼也何如
入夏恐未免絕糧當告急足下足下困有餘白餐幸
不惜運西江之水

乞貨部藝文二

詩詞

就蒲州使君乞酒

北周庾信

蕭瑟風聲慘蒼茫雪貌愁鳥寒栖不定池凝聚未流
蒲城桑葉落滿岸菊花浮願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
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

前人

細柳望蒲臺長河始一週秋桑幾過落春蟻未會開
瑩角非難馭捷輪稍可催只言千日飲舊逐中山來

寄江滔求孟六遺文

唐劉昫虛

南望襄陽路思君情轉親偏知漢水廣應與孟家鄰
在日食爲善昨來聞更貧相如有遺草一爲問家人

拙句

徐資

難求珍楚過炎天遠就金貂乞月圓直在引風欹角
枕且圖遮日上漁船但令織取無花簾不用挑爲飲
露蟬莫道如今時較晚也應畱得到明年

友人許惠酒以詩徵之

皮日休

野客蕭然訪我家霜威白菊兩三花子山病起無餘
事只望蒲臺酒一車

寄王璠侍御求蜀箋

鮑溶

蜀川賤紙彩雲初聞說王家最有餘野客思將池上
學石楠紅葉不堪書

乞酒

姚合

聞君有美酒與我正相宜溢甕清如水粘杯半似脂
豈惟消舊病且要引新詩況此便便腹無非是滿厄

寄衡拾遺乞酒

前人

老人罷厄酒不醉已經年自飲君家酒一杯三日眠
味輕花上露色似洞中泉莫厭時時寄須知法未傳

乞新茶

前人

嫩綠微黃碧潤春採時聞道斷草辛不將錢買將詩
乞借問山翁有幾人

春社從李昉乞酒

宋李濟

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治醵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
徧依稀巡到第三廳

明倫彙編 交誼典 第六十二卷 乞貨部

第三三六冊 之〇七葉

乞笛竹栽於李少保宅

邵雍

浪種閒花占地生未嘗容易暫留情奈何苦受凌霜節况是猶存鏤管名待風至時當有實學龍吟處豈無聲幽人願乞數枝種得自君家又更榮

問人丐酒

前人

百病筋骸一老身白頭今日愧因循雖無紫詔還朝速却有青山入夢頻風月滿天誰是主林泉遍地豈無人市沽酒味難醇美長負襟懷一片春

次韻和不疑借書鄰幾遇其寢

沈邁

嗟哉江湖人野性實疎簡况從衰病侵事益以懶豈不思自強所思乃有限但愛江夫子平生事高散維于讀書勤晝夜不去眼每勞從事賢獨使簿書縮揮署曾不勞兼人信無報有時倦欲休就席初不暖鄰友更借書丁丁叩門版九賦更舍喧牛羊閨欄棧不如歸吾盧靜對日晚晚詩成還示我足以驚幽房

寄題玉筍觀兼簡道正求逐馬草

郭祥正

仙梁飛去有遺壇融結工夫玉未乾一片碧烟鸞舞破數枝紅蕊鹿銜殘雨經梅澗芝田熟路入蕭家玉屋寒晚景自憐行六十欲求逐馬問黃冠

從張仲謀乞蠟梅

黃庭堅

聞君寺後野梅發香蜜染成宮樣黃不擬折來遮老眼欲知春色倒池塘

簡江子之求茶

晁冲之

政和密雲不作團小夸寸許蒼龍蟠金花絳囊如截玉綠面彷彿松溪寒人間此品那可得三年聞有終未識老夫于此百不忙飽食但苦夏日長北窓無風

睡不解齒頰苦澀思清涼故人新除協律郎交遊多在白玉堂揀牙鬪夸皆飲嘗幸為傳聲李太府煩渠折簡買頭綱

從張聖塗乞石

李昭玘

先生築高隱趣好清且獨雲龍峯上石跋草自鑿斷發竅號號怪窮根攪坤腹山靈不敢愛鞭比滿崖谷危攀已穿履大載幾折軸直欲起巖巖未容買碌碌心營合天造指化出神速突兀傲中巖憑陵勇雙矗獸蹲目睥睨龍攫腰回蹙縮脰立幽鳥擎臥孤憤鯨鱗老廉利犄角怒撐觸軒昂鶴引珠最風龜跂足勝空快高思排峭驚鷲目伊余竭來游步百吟周復顧從乞其餘伴我東牆竹猿鶴莫相喚此客豈非俗常令月色照敢使塵土辱日待風雨來起看空遠屋

求劉知錄澄泥香爐

鄒浩

千卷新書三疊琴香燈炯炯夜沉沉野人此外無餘好只欠澄泥一柱深

雪中簡次蕭求團茶

前人

竹上松間敲玉花最宜石鼎薦靈芽蓬門不識蒼龍壁借問風流宰相家

從聖集乞黃巖魚鮓

范成大

截玉凝膏膩白點酥黏栗輕紅千里來從何處想看船浪帆風

借書一首別薛子長

陳傅良

曲阿著紫屏陋甚誰盤桓美人此何求巨竹數十竿日閱書百篇尚覺目力寬欲從借我書我書何足觀辛勤抱遺經及此鬢髮斑一語未領會累日不自安雖更聖人手亦恐衆說謾况復秦漢下曾莫修與刪

致之獲麟前存者今若干我無所取裁望洋入空歎讀書固非易窮理良獨難昨來荷堤上嘗試及孟韓此語如涓埃此道如丘山

答曾伯玉借長編

黃幹

白露下百草迅商薄修林幽人起長歎感此節物深攬衣自徘徊撫劍還悲吟丈夫各有志莫作兒女心涉遠當疾趨畏影須就陰願言理輕車去上南山岑

夏日從陳宗之借書偶成

張戈

自從春去後少省出柴扉樹暗鴉巢隱簷空燕語稀憶山憐有夢當暑詠無衣案上書堆滿多應借得歸

客中從厚祿故人乞米

王琮

范甌欲塵貧亦甚陶腰未折計何如小窗獨對蕭蕭雨臨得唐人乞米書

乞石菖蒲

釋如堂

香綠茸茸一寸根清泉白石共寒溫道人好事能分我畱取爛斑舊鮮痕

從人借琴

金字文虛中

嶧陽慣聽鳳雛鳴瀉出冷然萬籟聲已厭簾簾非雅曲幸從炊爨脫餘生昭文不鼓絃何意靖節無絃且寄情乞與南冠囚繫客為君一奏變春榮

徐夢弼以詩求蘆服輒次來韻

劉迎

昔聞趙州老老大有汎愛說法利人天機緣不勝載當年鎮府語蓋以小喻大具眼領略之于茲豈無待嗚呼後來者見趨遠不逮又聞東坡翁謫居飽鮓菜暮年海南住几席溪山對自饌一杯羹老狂猶故態最喜霜露秋味出雞豚外乃知作詩本口腹無不賴風流二大士妙處無向背在家與出家相投若針芥

先生今復然秀句筆端快誰云修法供游戲出狼狽
一飽待明年桑麻歌佩佩

從趙敷道貢石櫛

元德明

仙人囊中五色露得種昔與蒲萄俱猩猩染花開五
月已覺秋實懸庭除張園一酸齒欲裂君家兩株蜜
不如竹馬兒童厭梨栗綠囊聊爲糾紅珠

戲答侯威卿覽墨

劉從益

萬松火厄化緇塵依舊徂雪裏春冷劑香螺夢一
足破慳分與畫眉人

杜善甫乞炭

劉勳

筆口酸嘶解說窮寒爐隨手變春紅因君大笑涪翁
拙費盡奇香得馬通

西域從王君玉乞茶

元耶律楚材

酒仙飄逸不知茶可笑流涎見麴車玉杵如雲春素
月金刀帶雨剪黃芽試將綺語求茶飲特勝春衫把
酒賒啜罷神清淡無寐塵囂身世便雲霞

題趙德輝宣慰代人償債卷 陳思濟

人以利爲利利登丘山高能以義爲利其利輕鴻毛
偉哉趙使君重義輕幣刀周急乃君子而况同氣交
交游負宿債代償曾不勞錐刀抵死競紛紛笑兒曹
義風人不作千載空寥寥佳聲足傳播復有御史諸
余時亦安用但續金之貂尚願君侯心推之及蓬蒿
又願君侯位鈞衡早持操躋民富壽域永永無通逃

寄周平叔先生就求蒼耳子

成廷珪

周侯久不通書問夜夜滄江入夢頻五月采來蒼耳
子幾時分送白頭人沙頭酒熟田毛足港口船來海
錯新南北相望千百里老來幽獨倍傷神

借琴

員怡然

桐梓年深半裂開嶸陽道士獨憐才細磨蛇腹秋風
起輕繫龍池夜雨來此日銘邊重注字當年爨下欲
成灰何時試鼓陽春曲預拂空山小石臺

寄陳以可乞米

明文徵明

秋風百里夢姚城無限閒愁集短檠零落交游懷鮑
叔逡巡書帖媿眞卿謀身肯信貧難忍食指其如累
不輕見說湖南風物好何時去買薄田耕

乞猫

前人

珍重從君乞小狸女郎先已辦氈氍自緣夜榻思高
枕端要山齋護舊書遣聘自將鹽裹箸策勸莫道食
無魚花陰滿地春堪戲正是蠶眠二月餘

漁家傲

宋陳師道

一舸姑蘇風雨疾吳棹滿載紅猶濕色關朝花光觸
日人未識街南小阮應先得 青入柳條初著色溪
梅已露春消息擬作新詞酬帝力輕落筆秦黃去後
無強敵

乞貨部選句

滿紙千金索酒柳眼窺人驚聲刮耳不耐鬱坐空齋
作楚囚對泣也兄肯大放覲頭春色令弟醉倒于三
台洞口乎

求聯新構一小樓俯瞰瓊溪不佞日箕踞其上雖僅
容膝然樓外景物柳垂碧色泉漾綠波誠不亞滕王
芳渚也足下軒輕唐傑肯賜以孤鶩落霞句否
求布竹窓易寒蘆花不暖環兄居者皆業乎蠶桑兄
必能使我被挾纊之溫矣

覓蟹幾年主事付之持螯已耳景值橙黃更飛輪芒
之想特遣孔方兄就君覓也君其駿惠介士勛余加
餐乎甚母謂此夫不熟爾雅者而以彭蠡誤

覓竹小構于甘溪之岸蓬門花徑儘遜幽居所缺者
渭川景物令人大俗肯惠我三五根種之牆間風動
簾開暗想丰神異日枕簟其底聆琅玕搖金聲果爾
六逸况味也足下君子哉莫怪以此道與人如何如
何

求菊淒淒旅邸坐對無聊足下諾惠籬菊平分秋色
夢侍花神者數數也幸移二種黃白爭妍香風當戶
弟即左持蟹蜈右持新釀拉柴桑君坐地候賞也跋
予望之

覓柳舊日從隋堤過跌翠陰下聽黃鸝聲直悟得陶
先生意伏齋頭覺時時神往君家絲繡列徑作雪含
烟豈獨娛樂自私自走緣而用索分種門前堪對君家
少年風流也若曰九烈君彈汁了非所望

求韭菜鍾乳者不亞權指藜藿之腸曷可少此請分
數十本與僕手自栽之異日者一食十八種荷君榮